



红玫瑰白玫瑰书系

一错再错

大家闺秀

范小青 著 吕江 绘


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错再错;大家闺秀/范小青著;吕江绘.-苏州:古吴轩出版社,2005.9

(红玫瑰白玫瑰书系)

ISBN 7-80574-967-1

I. ①一… ②大… II. ①范… ②吕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0132 号

责任编辑:苏舟子 孙 铮

装帧设计:吕 江

责任校对:肖 民 徐芙后

责任印刷:何 洁

书 名:一错再错·大家闺秀

作 者:范小青

绘 者:吕 江

出版发行: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:215006

Http://www.szbbs.net/gwx

E-mail:gwxcs@126.com

电话:0512-65232286 传真:0512-65220750

印 刷: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9×1194 1/24

印 张:7

版 次:200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80574-967-1/I·038

定 价:69.00 元(全三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



红玫瑰白玫瑰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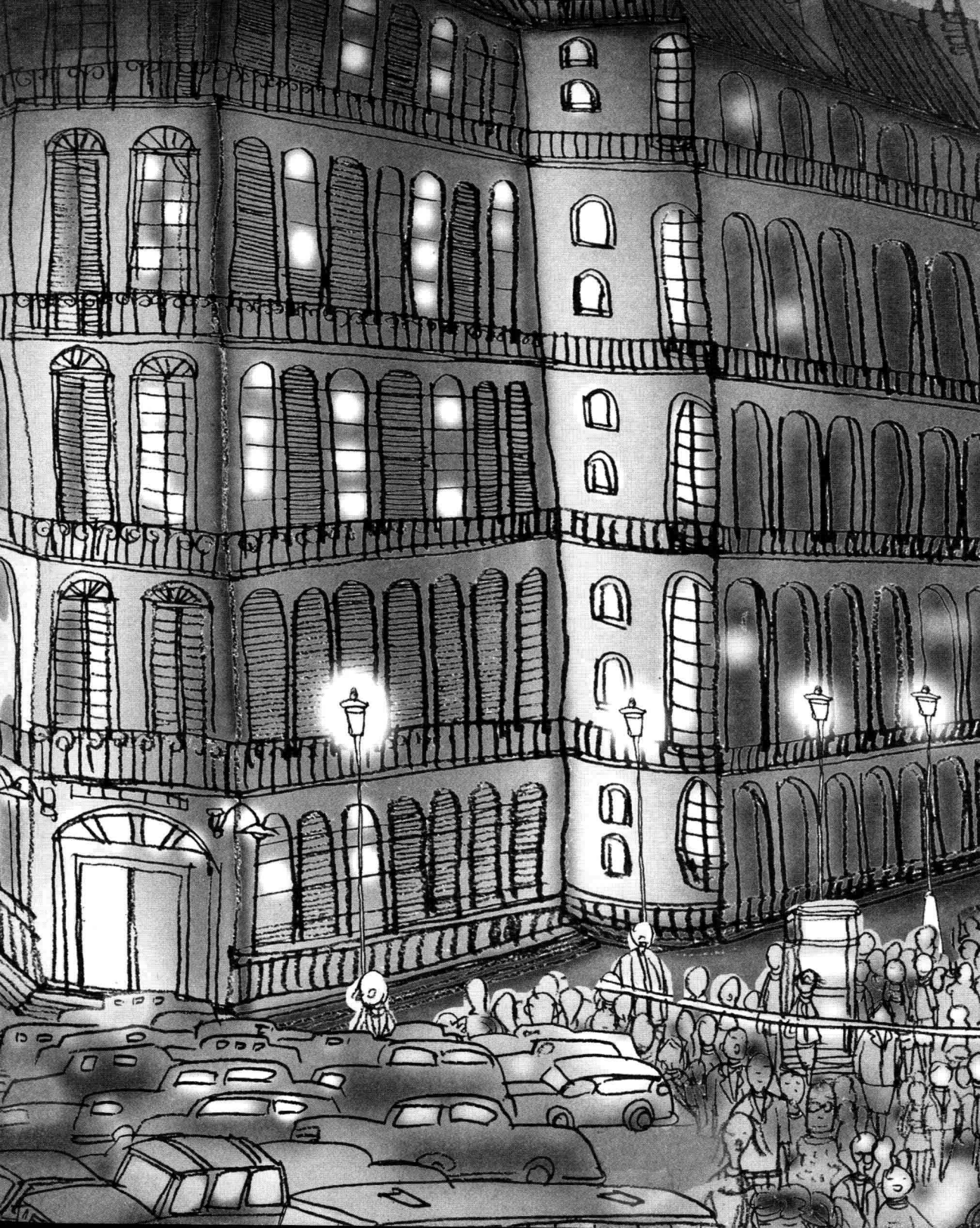
一错再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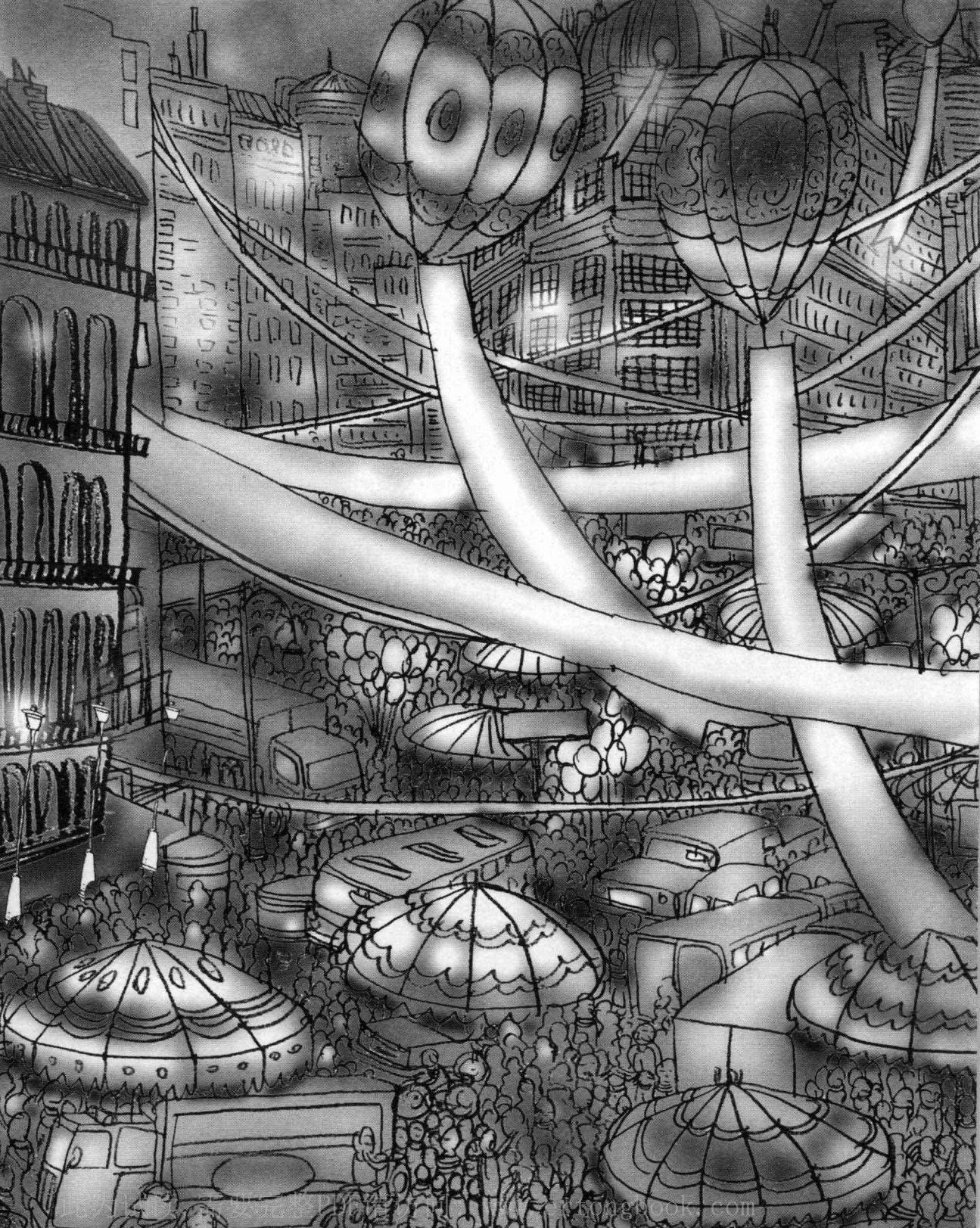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闺秀

范小青 著 吕江 绘



古吴轩出版社









红 玫 瑰 白 玫 瑰 书 系

一错再错

大家闺秀

范小青 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序言：谈谈爱情

范小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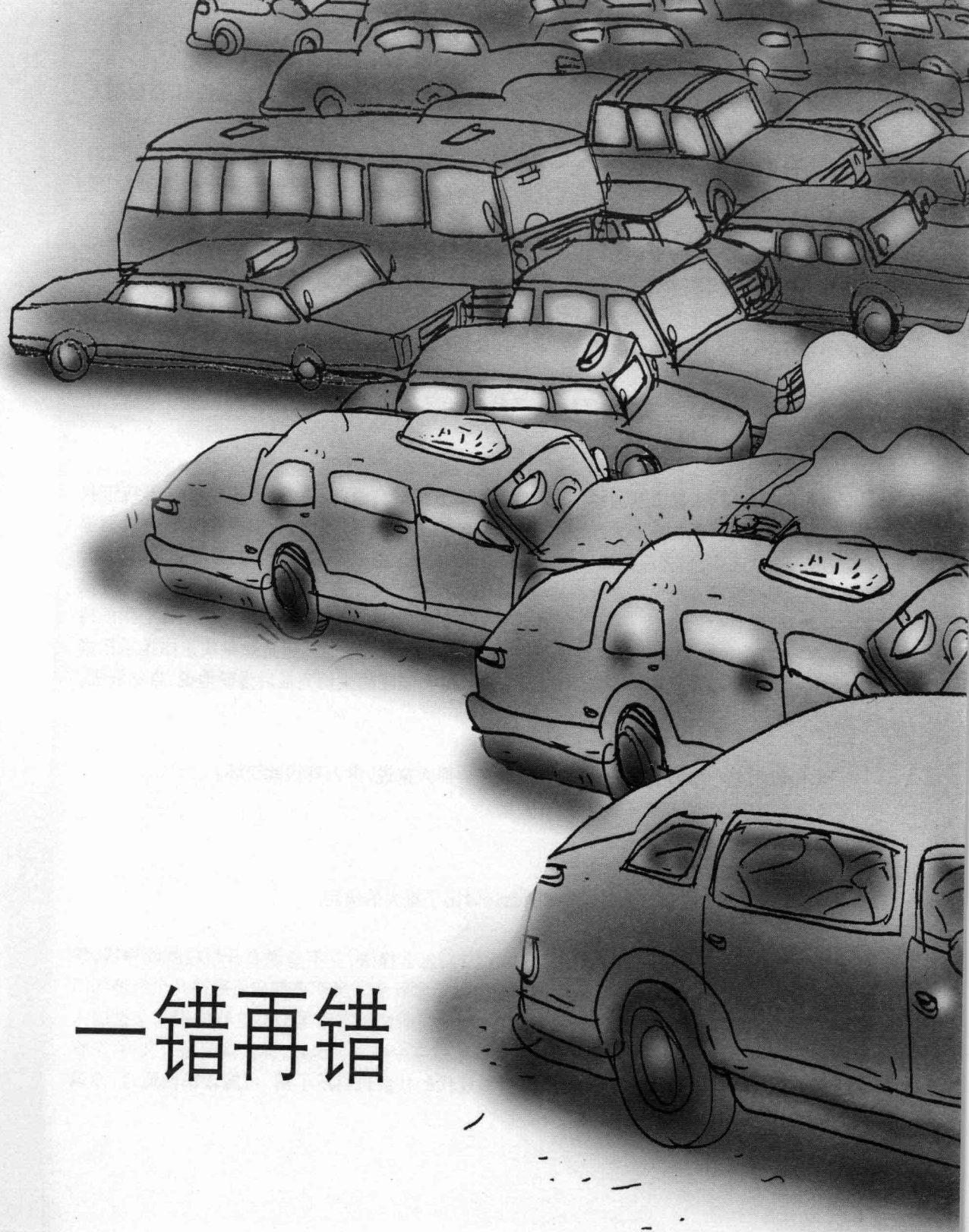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选的是两个爱情小说，写序就必须谈谈爱情，不然就离题万里了。而我又是最不会谈爱情、也较少写爱情的一个作者。记得有一次有个出版社要出一本当代女作家爱情小说选，嘱我选一个爱情小说寄去，结果我挑来挑去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篇小说算得上是爱情小说，惭愧得很。后来好歹硬挑了一篇去，又要叫写创作谈，我没办法了，就给他写了一个《不写爱情》的创作谈。这一次古吴轩出版社要的这两个有关爱情的中篇，也是从我的大量的不写爱情的作品中努力搜刮，勉强凑出来的，但这回却不能再来一个《不写爱情》了，只得硬着头皮谈自己不擅长的东西。

女人心情易变。一会儿天一会儿地，一会云一会儿雾，弄得男人头疼，不知道她到底要什么。看她爱的时候，男人感动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，以为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这么爱自己了；但是她恨起来的时候，男人又一次手足无措，他起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伤了她的心，听了女人的哭诉，他才稍有些明白，便觉得女人有些荒唐，小题大做。所以开始他还想为自己辩护几句，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他的辩解只能让女人更激动，他赶紧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快闭上你的臭嘴。但你要是真的一言不发了，女人必定更伤心，她觉得你根本不在乎她，根本不把她的痛苦当一回事，那时候她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妇女，恨你恨出一个洞。

女人觉得男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那时候什么白马王子、富豪巨商、电影明星、体育健将，都不在她的眼里，都如粪土。女人幸福地等待着在约定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来。但是今天的电话铃没有响，他有事情耽搁了，电话迟到了，女人的幸福心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着，女人甚至感觉流走的是她的心血，是她的生命，最后女人的心情恶劣起来，阳光明明灿烂，但她感觉天塌下来了，大地明明坚实，但她感觉地陷下去了，她开始流泪，开始胡思乱想，他不爱我了，我再也不理他了，她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两句话，这时候，电话铃响了，女人脸上还挂着泪，但是她笑着扑过去抓住了话筒。

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依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这些东西难道男人不懂吗？懂的，只是男人不是经常将它们放在心上，尤其不是放在嘴上，他们放在心上的，是其他东西。男人和女人的感觉老是要走岔，感觉的差异，造成了男女间的误会和怨恨，造成了痛苦和悲伤，也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爱情小说。

早就有人说，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，本来就是两种动物，差异既是与生俱来，又终身不灭。更何况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暴风雨后见彩虹，要是真的消灭了差异，男女在爱中，没有了误会和痛苦，只有甜蜜恩爱，岂不只剩下今天天气哈哈了？要真是那样了，这个世界也够没趣的，爱情小说也没得写了。



一错再错

吴明亮和吕小梅在大学读书时学习认真，功课好，人也老老实实。老师喜欢他们，所以别人谈恋爱老师要反对，甚至要处分，他们谈恋爱，老师看了挺高兴，还带有鼓励性质。毕业的时候，两人一起留了校。老师说，这两个人，都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，他们不留校谁留校。那时候的吴明亮和吕小梅，真是同学最羡慕最眼红的一对呀。可是这种羡慕和眼红，并没有多长时间便烟消云散。为什么呢，商品经济呀，大学老师，名声好听，收入不怎么样，他们又都是学中文，一个搞民俗学研究和教学，一个是搞古典文学，和现实生活里的钱是沾不上一点边的。本来吴明亮和吕小梅也不是铜钹眼里翻跟斗的人，钱多点钱少点，只要不饿着肚子就行，只要能做学问就凑合吧，但是时代进步了，也由不得他们，在他们谈论婚嫁，并且和双方父母亲戚朋友开始商量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，什么，你们如此两手空空，就想成家过日子？

吴明亮和吕小梅到此才幡然猛醒，为了爱情，为了家庭，为了未来，他们得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轨迹了。

商量的时候，两人都有悲壮感，争着要牺牲自己，吴明亮说，我去吧，我是男人，当然应该我去。吕小梅说，我去，现在竞争太激烈，男人心太重，压力太大。吴明亮说，你不能去，现在外面那么混乱，一个女人家，出去还不知会碰到什么，还是我去。在书斋里呆长了的吴明亮和吕小梅，说来好笑，那时候简直把学校之外的社会，看成洪水猛兽，他们商量要离开学校走上社会，好像不是去挣钱，而是去送命。最后吕小梅拗不过吴明亮，决定由吴明亮承担重任，吕小梅心里既感动，又多少有些欣喜，她心里其实是放不下自己喜欢的民俗研究的，但是如果决定由她承担挣钱的责任，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去。但是现在，性格并不刚硬的吴明亮最后强硬地说，当然我去，一锤定了音。

吕小梅感动之余随口开了个玩笑，说，现在外面大家说，男人有钱就变坏。

吴明亮笑着道，女人变坏就有钱。

只是说笑而已。

看似轻松，其实心理压力确实很大。

一对感情笃深的恋人，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重大的决定。

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内容了，挣钱，到哪里去挣，怎么挣法，并不是说离开学校就能挣钱，学校之外的大街上并没有满地的金子让你一弯腰就能拿到手。吴明亮前前后后往几个经济部门前去应聘，但是没有录取，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，但很明显大家对吴明亮这样的书呆子型的人来经商，是不抱希望的。你若是理工科，要好得多，或者金融财会也好，你又偏偏是个文科，文科呢，也有强些的呀，比如你学点社会学之类，对现代的社会也有所了解，也能较快地适合，你偏

偏又是文学。再退一步，文学嘛，你若弄个当代的文学钻研钻研，说不定还能钻研出些当代人的精神来，这与当代的商品经济，多多少少也许还有一点联系，你又偏偏是个古典的，实在对不起了，我承认你学问好，肯用功，但是我们这里用不上你。

无可奈何之下，一个亲戚提议说，不如开出租，现在开出租，哪个不是腰缠万贯。

吕小梅当即道，不行，我们好歹是大学老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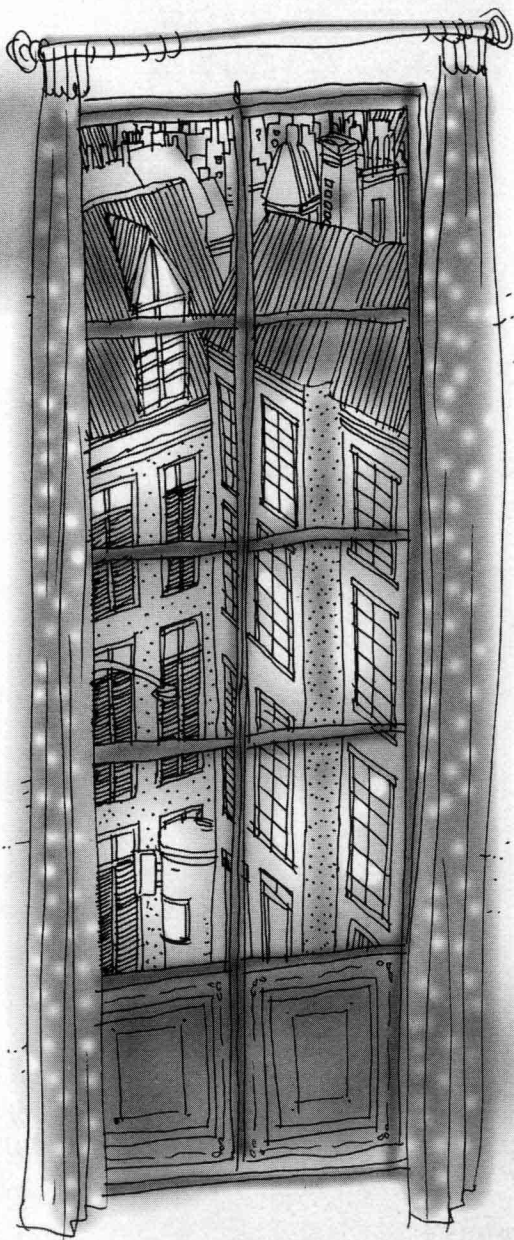
吴明亮却动心了，说，开车也无妨，本来从大学里出来，就不再是大学老师了，无所谓的，再说了，出来为什么，不就是为挣钱么，只要能挣钱，不违法，可以考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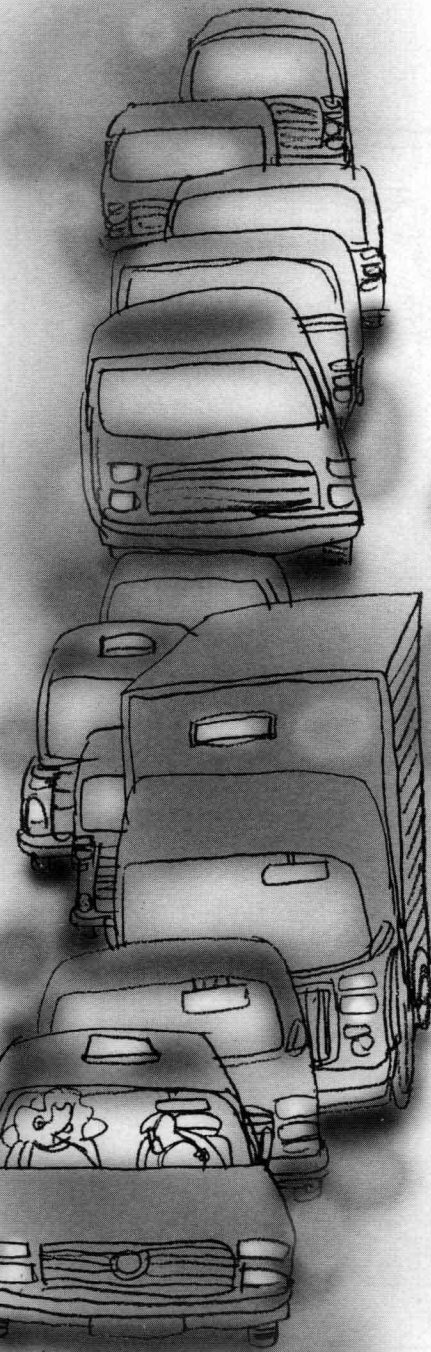
吕小梅仍然不同意，换了个说法，吴明亮根本不懂车，怎么开？

一开车的小朋友道，学呀，我包你十天之内可以上路，像吴老师这样的聪明人，学问都能做得那么好，还愁对付不了一辆车？

吕小梅无语了，再想一个办法，说，一辆桑塔纳加上营运证，要多少万，我们没有这么多钱，她本来也是根本不懂什么营运证的，因为吴明亮要找工作，亲戚朋友常来说这个话题，耳濡目染，也听了些新名词。

亲戚朋友都够意思，说，老话说，救急不救穷，你们若是自己不想办法，日子穷，我们是不会帮你们的，现在既然你们觉悟了，知道好坏了，要做事情了，手里缺钱，这好办，这是急事，我们救急不救穷，缺多少，报出来，我们大家凑。





钱很快凑齐了，吴明亮也果然很快学会了开车，在大家的相帮下，吴明亮的红色桑塔纳开起来了，钱呢，就一天一天地从轮子下滚了回来。

期间他们办了婚事，结婚场面很是风光，来喝喜酒的老师和从前的同学，都说，看不出呀，吴明亮吕小梅，你们要文能文，要武能武，想做学问就做出成就来，想挣钱就挣了大钱来。

吴明亮和吕小梅相对一笑。

以后的日子就是这样，吴明亮开车，很辛苦，但挣的钱确实不少。吕小梅呢，安安心心做大学老师。其他都挺好，只是一点，属于两个人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。他们结婚比较晚，婚后暂时也没有想到要孩子，一晃就三十多了，因为没有孩子，所有的事情，也就只是发生在两个人中间。两个人能有什么事呢，无非就是那种事吧！他们总是因为爱才结的婚，现在三年过去了，你还爱不爱我，我还爱不爱你，只是这种话，一般说不出口，藏在心里、肚子里。平时呢，只是说些油盐酱醋，你上课怎么，我出车怎么之类，时间长了，连这些也懒得说了。每天出门，回家，吃饭，上床，觉得该尽夫妻义务就尽一下，更多的时候，不是吴明亮累了，就是吕小梅心情不好，或者来例假，也就算了，也无所谓，老夫老妻了。

如果有孩子，事情也许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。怎么办呢，孩子烦人呀，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，两个人伺候个孩子恐怕就手忙脚乱，一切正常的生活秩序都要打乱，两口子就是有事，恐怕也多半是围绕孩子的了，顾及不了自己。但问题是他们现在没有孩子，吴明亮是想要孩子的，吕小梅也是想要孩子的，为了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孩子，他们已经考虑过很多很多，有了孩子，得请个保姆吧，请个什么样的保姆呢？为了有利于孩子的成长，当然应该请个年轻的，身体好的，最好有些

知识,还最好干净甚至漂亮。这样的小保姆,保姆市场有,一请就到。只是吕小梅不乐意,家居一室一厅,小保姆只能睡在厅里。厅是敞开式的,人进进出出都要走厅经过,这样小保姆就等于是睡在大庭广众之下,那可不行。一个年轻的女孩子,也许她很泥土气,也许她没有文化,但是泥土气和没有文化算得了什么,关键的问题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呀,每天和你丈夫挤挤擦擦,你能保得住吴明亮不犯错误?吕小梅从书上看到过不少关于男主人和小保姆的事情,一联想到自己,心里就发疹,吃了苍蝇似的不舒服,所以吕小梅是决心不要小保姆的。当她在内心作了如此的决定之后,曾经试探过吴明亮,说,吴明亮,我们若是有了孩子,总要请保姆吧,她就感觉到吴明亮的眼睛一亮,吴明亮说,那是当然,不请保姆怎么行。吕小梅继续试探,那么你觉得,我们若是请保姆,应该请个老的,还是小的?吴明亮的眼睛放出光来急急地说,老的怎么行,人家都说,孩子不能由老人带,老人带出来的孩子,长不大,还娘娘腔,要请小保姆,现在保姆市场,有许多有知识有文化的小保姆,甚至有高中毕业的。吕小梅说,保不准还有大学毕业,你眼睛放光干什么呢,你激动干什么呢,八字还没有一撇。吴明亮脸上讪讪的,说,我激动什么,你说话说到哪里去。吕小梅说,说到你心里嘛,你见到邻居家那女孩子时,那个笑,多么灿烂,眼睛都笑没了,我怎么就没见过你那样子对我笑。吴明亮说,和你说话,没劲,你不愿意请小保姆,就请老保姆,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。吕小梅说,老保姆我也不请,家又不宽敞,再多个人,多双眼睛,每天有个外人盯着你的一举一动,特务似的,不自在,难过。吴明亮说,那就不请。

关于保姆的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,毕竟离得太远,吴明亮和吕小梅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,孩子是要的,不过不着急,反正年纪还不算很大,或者说,等生活的空间再扩大些要孩子不迟。

扩大生活空间,对现在的吴明亮和吕小梅来说,也不算太难,因为现在,不同从前了,吴明亮是有钱人了。

从前在吴明亮还没有离开学校正在商量要离开学校的时候，吕小梅曾经和他开玩笑，说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虽是玩笑，但也不能保证吕小梅内心深处就没有那样的担忧。而现在的吴明亮，变化确实比较大，从前不抽烟不喝酒，现在也抽上了，喝上了，而且要好牌子。吕小梅在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个担心，慢慢地钻了出来，一旦钻了出来，收也收不回去，见风长似的，便越来越大。吴明亮晚归了，吕小梅觉得有问题，吴明亮早归了，吕小梅也觉得有问题，吴明亮没日没夜开车挣钱吕小梅觉得不正常，吴明亮说我累了今天要睡一天，吕小梅也觉得不正常，吴明亮往东，她希望吴明亮解释清楚为什么往东，吴明亮往西，她又要吴明亮解释清楚为什么往西。吴明亮说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。吕小梅说，你着急什么，你若心里没鬼，我随便说说，你急什么？吴明亮说，你怎么不讲理？吕小梅心里一冷，往下沉，想，难道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男人有钱就变坏。吴明亮只得不理睬她，可是，要知道，不理睬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不正常呀。

那么吴明亮呢，他也曾经开玩笑，说女人变坏就有钱。表面看起来，吕小梅仍然沿着原来的生活轨道在走路，没有变化，但是对吴明亮来说，吕小梅同样离他远了，并且有越来越远的可能，吕小梅的心里、嘴里，谈的仍然是大学的事情，是学问，是文化，根本是出租车司机无法靠近无法了解的东西。有时候吴明亮也有恋旧的情绪，也想问问如今的学问做得怎么了，吕小梅也想缓和夫妻关系，耐心地讲解，但是讲着讲着，两个人都发现，讲的人呢，根本无心讲解，听的人呢，根本无心听讲。罢了，吴明亮满肚子委屈，当初他是坚决要自己下海，让吕小梅留在大学的，现在他下了海，挣了钱，但是身份变了，层次低了，吕小梅已经流露出与他不是一条道上人的那种感觉出来，吴明亮忍不住说，你看不起我了，你是大学老师，有身份的人，我呢，破出租司机一个，下层人民。

吕小梅很生气，简直无中生有，我什么时候这么没有修养，我什么时候变成势利的小市民了，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吴明亮也生气，说，是，我是小人，我就是小市民，你是大教授，专家。

日子就这么磕磕碰碰过着，双方的情绪都不好，但是并没有影响双方的工作。吴明亮连续三年，被评为出租车司机中的先进，服务态度好，从不斩客，为人民服务，说话也不粗鲁。在表扬大会上，领导说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我常常跟你们说，人的素质，是很重要很重要的，是不是，你们看看吴师傅，为什么年年评先进，为什么事情做得这么好，因为人家有素质，人家素养好，有知识，有水平，是不是，所以我说，大家都要提高自己的素质，有了好的素质，那真是行行出状元。师傅们都笑着说，我们都想要好的素质，我们都想做状元，领导你送我们去上大学吧。领导说，并不是非要上过大学才能有好的素质呀，一个人只要有上进心，肯好好学习，就会有好的素质。

吴明亮听这话，在高兴之余，有点说不出的滋味在心里盘旋。另一头，吕小梅呢，在家庭经济好转的情况下，她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更得到保障，她也更专心致志，短短时间，已经出了两本书，下面仍然还有好几部书稿正在进行中，也算是事业有成。





吴明亮开车时间长了,对每天出门要走的路线应该说早已经烂熟于胸,他的红色桑塔纳车停在离他家不远的机关大院,因为和看门的老头熟了,也不收他的停车费,出入自由。每天早晨,吴明亮八点起床,八点半出车,来到机关大院,给老头扔一支烟,自己也点一支抽了。车上了路,生意忙起来,抽烟的机会就越来越少。有时候实在是犯烟瘾犯得难过,眼泪鼻涕都会下来,哈欠连天,简直就像个鸦片鬼,这样吴明亮偶尔也会在车上抽烟,但一般都要经过乘客同意的,也有的

时候,乘客还会主动扔一根烟给他,那他就不客气了,会和乘客一起抽一下,但是如果是女乘客,吴明亮就只能忍住了,女同志一般都是讨厌抽烟的。吴明亮有个同事,平时工作态度也是很好的,那一回不知怎么就犯了冲,瞌睡连天,点了一根烟,

结果女乘客毫不客气地叫他掐掉,那位师傅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,如果女乘客态度柔和一点,说话好听一点,他也许就会掐掉烟,因为他自己知道理亏的,但偏偏那位女乘客比较厉害,属于得理不让人的,她说出话来一套一套的,又是侵犯什么,又是消费者的权益什么,反正给他套了一大堆帽子,这位师傅就犯了犟劲,偏就不掐,最后乘客告了他,师傅被罚款,还作了检查,从此之后,其他的师傅们都学了乖,后来有记者采访那位



女乘客,提到这个问题,女乘客说,我就是这个目的,不仅让那位先生吸取教训,也是让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先生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消费者,这话说得很有道理。

吴明亮边抽烟边和老传达随便说几句话,然后他将车开出机关大院,出门,往南拐,然后上大路,生意就来了。对走了多年的路线,吴明亮闭着眼睛也能开,也有的时候,吴明亮将车开出来,在机关大院里就载上了乘客,这样他就有可能行走另一条路线,出了大门,也许要往北,也许要直开,这得由乘客决定,但这样的机会不多,所以吴明亮每天早晨的行车路线基本上已经成为一条既定的路线。

只是,在这一天的早晨,吴明亮不知为什么没有走既定的路线,车子开出机关大院的一刹那,吴明亮突然想,今天换一条路线走走,他将车头调向北边,便走上了与多年来的路线截然相反的另一条路。

将事情推前一天看看,是不是前一天或者前几天或者干脆就是这一阵子生意不好,吴明亮想换个方向试试运气呢,不是,吴明亮的生意一直很好,昨天,前天,前几天,这一阵子,简直要做疯了,一天四五百小意思,七八百也是常有,用他们的行话说,就是做顺了,当然吴明亮很疲劳,这不用怀疑,那么是不是因为过度疲劳,在吴明亮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想休息的意思,但理智又告诉他不能休息,这一休息就等于每天白白地扔掉几百元钱,换了谁谁也舍不得。这样,吴明亮就只能在他的潜意识里期盼休息,而这一天,当吴明亮开车出门的时候,他想到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的重复的疲劳又将开始,他的潜意识突然控制了的行为,于是他调转车头,换了方向。

也或者,吴明亮这一天另有什么事情要办?去看望很长时间没有看望的老父老母?和情人约会?帮朋友做个什么事?看一看正准备购买的商品房?感冒了到医院配药?